

我對華嚴哲學的探究過程(上)

楊政河

經常有人問及有關我研究華嚴哲學的過程，我也曾經在某一個場合報告過這一個題目。現在，爲應友好之請，不揣謏陋，將從我學佛的因緣，研讀華嚴哲學的動機以及其間的心路歷程談起，直到後來如何著手撰寫「華嚴法界緣起觀之研究」論文，以及對教理的感受與心得，故我特別分爲引機、啓機、合機、化機、忘機與渾身是機等六個主要觀點，來作爲一個研究華嚴哲學的心得報告，就教於諸方大德師友。

我研究華嚴的六機

(一)引機：就是引起動機。在我學佛以至於研究華嚴經的論著方面，是具有種種的因緣。我是因愛好智慧而研究哲學的。在大學的四年期間，比較留意西洋哲學的課程，而且曾刻意著重在方法學的探討上；因而發現西方哲學均富於批判的精神，每一位哲學家在建立自己的思想體系之前，都預先探究前人的思想，並一一給予敘述、批評或嚴厲的批判；不論是宗教

、哲學與科學均是如此。譬如經驗論與理性論的論辯、唯名論與唯實論的論辯、唯心論與唯物論的論辯等。在這期間康德哲學給予我的影響很大，大三、大四時，我曾選了黃振華老師所開的「康德哲學」，深受康德純粹理性批判與實踐理性的洗禮，而獲得莫大的啓示，並在黃教授的指導下，撰寫「康德論知識界限的批判」，作為大學的畢業論文。

另一方面，我又在南懷瑾老師處獲得中國哲學上的甚多裨益。南師的學養、行持及對中國儒、道、釋文化均相當博通，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。所以在大學時代，雖然着重於西方哲學的探究上，但是對於東方的老莊、易經及禪學等，均受南老師的開示。不過，在大學時代，始終未與學校的佛學社團接觸，因為當時我僅僅把佛教當作一般的宗教看待，視佛學也僅是普通的學問而已。

到了民國五十六年升上研究所時，我擬訂提交有關「易經」的研究論題，因為易經是一門我非常喜愛的課程，並且也親自去拜訪方東美老師（因大學時方師赴美講學，無法親近），為我指導此一論題。然而，方老師却說，要研究易經必須要具有三年的考證工夫之後，再進行兩年的研究，五年然後有成；而一般的研究所三年，頂多延長一年，論文未成，早被掃地出門了。因此當時我頗為納悶，徬徨不已。

恰好此時（民國五十七年七月）我參加了台中慈光佛學講座（後來改為「明倫講座」；可惜現已停辦）。那時李炳南老居士正在講授「華嚴經」。李老居士是中部地區佛教的奠基

者，尤其其他老人家的學養、行持甚高，是現代佛教界的大德。由於他的辯才無礙，演說華嚴的圓融法界，令我法喜充滿。在讚嘆不已下，我就決定要深入華嚴教海，預備探討這一部佛家中極為豐富的智慧寶藏。由於這一種難得的殊勝因緣，所以在講座結束後的皈依三寶的行列中，我就正式皈依了當代論師上印下順導師，正式成爲佛門弟子。這是我的學佛因緣，也就是引機。

(二)啓機：當慈光講座結束後，在李榮輝師兄的安排下，我又參加了南投水里蓮因寺上懺下雲法師所主持的齋戒學會。齋，意即以持戒清淨，猶如易經所說，以神道設教必先齋戒沐浴，令身心清淨，而後感應道交，有求必應。所以在齋戒會期間，每日早晨三時半即起床，開始一天的早課、打坐、禮佛的修行，在行住坐臥四威儀中，過着出家人的生活。

由於懺公法師持戒嚴謹，他的一舉一動，無不妙盡佛法真諦，真是無言勝有言，在這些修行的過程中，我更會體會到懺公的身教重於言教的密旨。更由於我先前已有道家的打坐基礎——觀息、調息、數息，而今更用佛家的調心法門，因此有時在禪坐一小時下來，全身血氣舒暢，經常深覺充滿法喜。禮佛曾感骨酥髓泌，輕安本有；念佛時，更是清涼無比。在此妙境中，提昇了我的宗教情操，兩個星期下來，我幾乎已經變成一位真正的佛教徒了。齋戒會結束後，我發心閱讀八十卷華嚴經，因此續留山中，每天閱讀時間達十四個小時，字字細讀，十五天閱畢，讚歎它的廣博無涯、雄厚有餘，如一毛孔中遍含三千大千世界。下山時，

我已深感天下的喜樂適足無過於此了！回南部高雄家中數天，念念不忘毘盧法界、佛家富貴，因此又趕回山中二讀華嚴，十二日再閱畢時，懺公深歎華嚴與我頗契機緣，蒙他老人家慈悲，恩賜由華嚴蓮社印行、澄觀大師所註一部「華嚴疏鈔」十冊，從此我便埋首於華嚴經藏的世界海中。

在二讀華嚴經之後，方老師又恰好講授「魏晉三玄與隋唐大乘佛學」，在隋唐大乘佛學部份中，對華嚴意境有高超勝妙的發揮，尤其因我已看過華嚴經文，對老師所說，更能深切的體認，感歎世間一切智慧無不從華嚴法門中流露出來；世間一切技巧無不滙歸華嚴義海，從此決意撰寫「華嚴」論文。除原有華嚴疏鈔外，更向學校圖書館借閱有關華嚴經祖師的著作，天天閱讀，時時追究，必求其融會貫通，契冥幽旨而後已。

民國五十八年的暑假，我更仿照弘一大師出家因緣的斷食修行。在斷食中，一度心靜如水，身心猶如脫胎換骨一般；本來不會背的大悲咒，也自然朗朗上口了。這樣，我回台北之後，就動手準備論文資料。

三、合機：經過看經斷食的啓蒙時期，我對佛法的信仰轉勝於前，以後便在看經打坐的佛法生活中去體驗，當時南老師正籌辦「東西精華學會」，由於缺乏人手，所以我也參加打雜行列；而在打雜的工作中，於實際的待人接物上，我更體會到華嚴的圓融無礙，而且經常受到南老師對論文的開示與指導。自己也體會到學華嚴除了要「理圓融」，還要「事圓融」

；除了「理圓融」、「事無礙」外，更要「理事無礙，事事無礙」。因此我參加了南師所主持的禪七活動，確實能讓佛學華嚴義理，用於實際的修行功夫，在此殊勝的因緣下，我深自覺得，學佛不能空談玄理，必須納之於八識心田，而昇華其性命，務求誠之於中而形之於外，交相輝映出生命的光芒而後已；絕不可以盜取分別知見而自止，甚至於劃地自限，說食數寶，於事無補。

如果要說華嚴經的內容，大略分爲二部份：一宗教，二哲學。宗教的代表人物爲唐李通玄、長者，李長者本是皇宮偏房太子之一，因鑒於宮室淫佚，亂失倫常，所以埋名世俗，隱心方外；本從墨家入手，接觸道家，化氣鍊丹之術，後經明人指示，接承華嚴宗教奧旨，歎未曾有，因此禱告天地十方，發誓注疏六十華嚴。注疏將半，而八十華嚴又已譯出，故將之連璧，成一百二十卷的華嚴合論。這是純粹從宗教修持的觀點來立論，內容豐富。

由於我當時是要提交研究報告，勢必要從華嚴哲學入門，首先確立了我研究報告的主題，然後以記號、卡片將有關資料記下，並將主要參考資料列出，如：初祖杜順禪師的法界觀（說明修行方法）、五教止觀、一乘十玄門。二祖智儼之華嚴經搜玄記（註釋六十華嚴）、華嚴五十要問答、華嚴孔目章。三祖法藏大師的五教章（確立華嚴宗派理路）華嚴遊心法界記、華嚴探玄記、華嚴義海百門、明法品三寶章、安盡還源觀、金師子章、以及澄觀大師的華嚴疏鈔、華嚴法界玄鏡等等。

奇怪的是，華嚴的祖師們都擅長哲學的理論智慧，並引為正統，不像天台宗引用二十五種方便、十種境界、十乘觀法，來說明宗教修行的層次；偏於如何修行證果的道路。或許是華嚴的祖師們，都是禪將，本身的行證功夫已高，所以不再刻意於宗教行持上再作發揮；或許是唐時佛教宗風鼎盛，如唯識、天台、禪宗，已各有其修行方便，故華嚴善以不共圓教的哲學，用善巧方便來攝引眾生。也由此因，華嚴宗在初祖杜順（據說文殊化身）即能高建法幢，巍巍矗立，不似天台宗要一直到第三代祖師智者大師才有大創建；也不似禪門直至六祖慧能，才能漸具規模，發揚光大。

因此當時在方老師講授「魏晉三玄與隋唐大乘佛學」的課程，雖然涉及華嚴部份的時間並不多，但是對我研究華嚴哲學的啓發却很大，促使我更進一步的去探究其堂奧，以宗教的情懷，仰望祖佛餘韻而作研習，因而深獲方老師的鑑賞而承諾作為我論文的指導老師。

四、化機：機合以後要使之成熟，就如一棵樹，要不斷的修剪；如果任其增長，必至雜亂無章。同樣的，對每一個深刻的學理，也要不斷的透過思惟探究，層層透入，重重展開，使它圓融無礙，渾如一體，如此落筆時，才能扣其核心，有精闢的闡述。書寫後，更要不斷地修改，一篇好文章應於其中一段可見其輪廓，應於其中一句，而見其功力，如方老師詩詞功力不為人知，直至往生後，由其遺稿，然後知其造詣無與倫比。

在如此默默的耕耘下，我從書籍的研究，及從生活的領域中，將華嚴文字加以融會貫通

，再將心得書寫成章，這就是從合機——合於機用，合於心要，再進到化機，使機用純熟，而得神化爲不可測知。也由於師長的熱心指導及研究方法的善巧運用，所以八個月後就寫下了二百六十頁，十三萬字的碩士論文。

五、忘機：忘機其實應是無機可用，無機可忘。先能若存若亡，大死大生，然後迴光返照，猶如禪宗的大機大用；首先要能識得世間無常，生滅變化，莫測高深，對一切法不生貪染執著，不爲財色所誘，不爲名勢所遷，能如金剛經上所說「離三心」——過去、現在、未來心不可得、「破四相」——我相、人相、衆生相、壽者相不可執所謂相想俱絕，毀相泯心；而冥契於「言語道斷，心行處滅」之禪境，便成宗教藝術上的物我兩忘、萬化合一的空靈境界。也就是說寄無言之言，顯絕言之理。化機與忘機是我作完論文後，在生活日用間、在講經談法時，所再次提昇的心境。化機、忘機後，當然更要「百尺竿頭更進一步」。

六、渾身是機：處處機用，「佛說一切法，爲度一切法，若無一切生，何用一切法？」華嚴的宗旨在彰顯此圓融無礙的一眞法界，若能明達法界體性，則知佛是成衆生心中之佛，衆生爲佛心中之衆生；若能深入法界相用，則能渾身是機，處處機用，一即一切，禪詩說：「春有百花秋有月，夏有涼風冬有雪，若無閒事掛心頭，便是人間好時節。」禪師順口成章，於飲食、坐臥、怒目、棒喝之中皆能妙蘊禪機度化衆生，無時無處不是機，無相無物不可用，渾身是機，處處機用。所謂妄盡心澄，萬象齊現，猶如大海，由風起浪，若風止息，海水澄清，無象不現。

（下期續完）